



大學衍義

十一

浙濱

□ 12
3615
11



門口 12
號 3615
卷 11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一

宋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五儉邪罔上之情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

言勞。無罪無辜。亦讒口器。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尊

上聲。擗音搏。背憎。職競由人。重復也。昔

多言貌。職主也。競爭也。

大學衍義

卷之二十一

儉邪罔上之情

分類 3..
卷 10(20)



臣按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湧山頽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橫遭讒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人自爲之豈天也哉讒邪小人面則多言以相悅背則憎疾以相毀職此紛競者豈非入乎其火爲誰曰前章所謂皇父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聚音那也嘏也音舉也此七子者皆上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爲讒口而又有豔妻處中以爲之

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噂沓背憎四字耳而於讒人之情態摹寫略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哉

小弁音盤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太子幽王之太子宜臼也其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之酬讒也君子不惠不之究之究之舒緩也究察也

臣按傳稱幽王耽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故太子之傅爲此詩以刺王也父子天性之恩太子天下之本幽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酬之爵得

則飲之曾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上惟無愛子之心故一聞讒言不復留緩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焉此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雖然褒姒亦豈能自為讒哉國語謂褒姒有寵於是乎與虢石父比而逐宜曰虢石父者讒諂面從之人也幽王立之以為卿士虢后棄而內妾立庶孽寵而嫡長危皆石父實為之也卒使申侯銜忿以召我幽王死褒姒虜宜曰雖立而周東遷矣讒人之害至于如此可不監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湣僭側蔭切亂之又生君子信僭讒僭君子如亂庶湣湣速也君子如亂庶湣湣速也君子如亂庶湣湣速也亦止也。

臣按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于是復進既而然後亂成矣僭始之僭義與諧同諧者諂也初讒者諧之極方諧之始涵容之而不辨則亂生及讒之進又信之而不辨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好惡明白斷決不疑則亂為之止

矣故人君杜絕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又按此詩九十六章皆斥讒人之害而三章有曰盜言
 孔甘孔甚也亂是用飲也餒進也五章有曰巧言如簧
 顏之厚矣蓋讒夫小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
 穿窬之盜然惟其言之甘故聽者嗜之而不厭
 此亂之所由以進也儉巧之言可悅人意如笙
 簧然使其知媿則不為矣惟其顏之厚是以為
 之而不耻也人君之于聽言知其為盜則謹防
 之知其為巧則深遠之夫然後讒夫不得而昌
 君子得以自立此詩人垂戒之指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暴蘇皆畿內國名

暴公為卿士而諸

蘇公焉其卒章曰為鬼為蜮

蜮短狐也所謂含沙射影者

則不可

有靦面目

靦面目人之貌視人罔極

臣按此深嫉讒者之辭也鬼蜮害人而不可見

與此讒者藏形匿迹使人受禍而不知猶鬼蜮然我

奈天雖不汝見汝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獨能

豈不安之而不媿乎夫小人之為讒豈復有媿于面

言也目而詩人猶以此望之厚之至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寺人內臣巷伯寺人

也長姜兮斐兮成是貝錦

姜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彼譖人者

亦已太甚。嗟兮侈兮。成是南箕。嗟。侈。皆張大貌。南箕。箕宿名。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好好。喜也。勞人艸艸。艸艸。憂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矜。憫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二句疑衍文。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投。棄也。畀。與也。豺。惡獸。虎。猛獸。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北方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楊園。園名。猗。加也。前丘。丘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寺人。字孟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臣按幽王之時。讒說盛行。自太子之親。大臣之

重。下至於閹寺之微。無不被讒者。故小弁以下諸詩。皆為此作。夫為讒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刺王。蓋君德不明。而後讒者獲售。受此責者。非王而誰。首章以貝錦為比。蓋讒者織組人罪。如錦工之為錦也。錦成而文采可玩。猶讒成而文理可聽也。彼譖人者。無乃太甚乎。二章以南箕為比。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踵狹舌廣。蓋讒者之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謀。而為是乎。三章四章。則皆形容讒者情態。緝緝捷捷者。口舌急疾之聲。翩翩幡幡者。往來經營之狀。詩人

雖疾之而猶戒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
信矣汝譖人而人受之太亦將譖汝而還自及
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
憂呼天而愬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
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
欲取譖人者而棄之豺虎焉豺虎不食則欲置
之北方陰寒之地焉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于
天而制其罪焉蓋譖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
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
大學於不仁之人欲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

人之情亦若是也末章又言楊園下地而其道
可至于高丘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
將馴至于高位也小弁以下諸詩皆為讒而作
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其全以為來者
之鑒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
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
營營青蠅止于榛
臣按青蠅之為物出於汙穢之中而貪嗜食飲

營營之心
大過而讒
入之君
子夫夫

大學行義 卷二十一 儉邪罔上之情

常譁然。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醪羹葢世之小人
行汙而逐利以傷人害物實似之。營營者既傳
其狀又象其聲也。蠅之飛或往或來若有所營
而聲又營營不已以喻讒邪之人朝夕經營欲
陷害人而言出于口亦營營然不息也。詩人妙
體物情故形容如此。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
欲其棲泊于外毋入人堂室以汙物亦猶讒邪
之人宜屏之於外毋在朝廷以傷善良也。自管
不惟狂暴之君信讒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
惟讒言是信亦能變移心志。如成王疑周公是

也。成王豈非樂易之資哉。始爲管蔡流言所入
幾至猜阻賴天動威而後悔故曰豈弟君子無
信讒言也。讒人之情志在傷善無有窮已故家
有讒則家亂國有讒則國亂管蔡流言而四國
不靖乃其驗也。故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末章
又指實事而言。二人者當時被讒之人也。讒人
之爲讒皆架虛造端如匠者湊合材木以成室
二人本無罪而讒者巧成其罪故曰讒人罔極
構我二人痛其爲害之無已也。巷伯青蠅一詩
摹寫讒人之情狀幾無餘蘊爲人君者其二復

之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
 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
 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梁姓也五名也在閭
 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
 大夫為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曲沃晉先君宗廟所在蒲屈皆
 邑名君之疆也不可以無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
 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
 戎且旌君伐旌章也
 伐功也使俱曰俱謂同
 聲而言狄之廣莫於晉
 為都蒲屈本狄地名遣
 公子往都之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開
 也晉

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
 子在絳絳晉國都二五卒與驪姬諧羣公子而立奚齊晉
 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共舉傷晉室如
 耦耕之譽上左傳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併也施其
 名旁淫曰通驪姬問曰吾欲
 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敘二
 公子始先也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為
 人小心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是故先施讒于申
 生生謂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仁而疆
 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疆于君謂申
 生恐敗國之故而以
 疆加於君謂弒君也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

夫豈惠於民而不惠於父乎。驪姬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乃釋君。公曰：不可。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眾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喜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也。申生敗翟而反，讒言益起。驪姬

亦死

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眾眾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志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吾只讀如魚魚者。不如鳥鳥，此譏里克不能擇所依，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苑音木茂已獨集于枯。此譏里克不能擇所依，不如鳥鳥。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此謂驪姬母也。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讒，可

不謂杜乎此指申生里克曰。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
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
曰。棄君以殺太子。吾不忍。棄者。執持之意。言扶通復
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
不助太子國語

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即里克也。克既
太子之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
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公田獵也。寘諸宮。六日。公至。
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公祭之地。地墳。裂也。與
天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

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日。辨之太子曰。君
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
不樂。不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曰。子其行矣。行。謂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
月。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吾奔屈。

臣按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
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
之。然後譖愬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
公。出二子于外。此離之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

得之人闢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嚙之
 且爲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
 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
 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甲生之可陷也則請先
 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其精必愚蓋精潔之
 人憎名顧行惟恐黜汙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
 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
 以弒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
 顯之陷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耻沉鬱
 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准陰少年嘗辱韓

殺太子用
 其精潔劫
 獻公用其
 剛猛

信矣信寧其俛出跨木之耻不灰也諸葛亮嘗
 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誚不戰也若
 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術激
 之而使歿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不忍果
 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
 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
 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號
 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桓久主夏盟未嘗一爲
 之屈而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
 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

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同也。則又使優施往飲里克。而諷其為附麗之計。身鳥之歌亦猶二五晉郁之歌也。詩歌于人。最為易動。故二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太臣也。詐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胙之詐。最為易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辨。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弑之。卓

此中立謂
得罪不宥
于死也

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二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號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况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諫臣

--	--	--	--	--	--	--	--	--	--	--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二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譏臣

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

惠牆氏伊戾名太子名座

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

享楚客也公使往

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夫謂太子對曰

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

敢有二心乎。臣請往也。至則飲用牲加書。徵詐作盟處為太子反。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臣按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太子。以享客也。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太子。乃信之而不疑。夫飲牲加書。誰不能為。平公聞之。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乃遽用其言以囚太子。使不得自直而

死。太子君之貳也。而輕之。若是可乎。後雖能烹讒者。亦無益矣。詩所謂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殆是之類歟。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為太子。華合比曰。我殺之。欲殺寺人柳。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為詐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合比也。前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臣按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淫矣。寺人柳又用之。以誣華合比。使三尺童子。嘗誤聽于前。猶必省悟于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區

區小數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
聰也我朝仁宗時元昊擄邊邊臣有欲間其驍
將者乃陳牲酒於野若聞其將之死而祭之者
祝辭具述交通之由而悼其不遂元昊邏者至
則委而去之是亦坎牲加書之類其術至淺也
元昊黠虜且墮吾邊臣之計疑其將而殺之况
平公乎臣故併著之以明讒臣之譖敵國之間
用智略同人主皆不可以弗察也

楚子之在蔡也楚平王也為大生太子建及即位使
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

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勸王取之王自娶秦女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

夫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僻陋

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城父邑名以通井

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

城父明年無極又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

之外叛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建妻何

信于讒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

臣按費無極以無寵之故而譖太子其始則勸
平王為納室焉既娶秦女矣又勸王自納焉父

子之疑隙既開。又勸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非方焉。此即驪姬二五出申生居曲沃之故。亦下智也。父子之執隔而情不通。且其居近北。不可。以交通齊魯。於是以叛諸之。而併及伍奢焉。其。然。之。有。漸。其。發。之。有。機。平。王。之。心。往。往。以。為。忠。志。王。於。已。而。不。知。奪。子。之。室。曾。鳥。獸。之。不。如。無。罪。殺。子。員。奔。吳。卒。啓。異。時。入。郢。之。禍。昭。王。出。定。楚。國。幾。亡。又。無。極。實。基。之。也。嗚。呼。讒。人。之。患。一。至。此。哉。

楚卻死直而和國人說之。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無極比而惡之。謂二人相比附而忌疾卻死也令尹子常賄而信讒。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也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令尹也。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郢將師而告之。遂攻卻。

氏且蕪之子惡自殺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之黨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詢令尹進胙國也詢沈尹戌言于子常曰沈尹戌楚賢大夫夫左尹宛與中既尹陽令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毀至于今未正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奢連尹官名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屏蔽也不然平王之濫惠共儉有過成莊楚一王先君無不及者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親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光新也疆場日駭

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尾之罪尾子常名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謫言乃止

臣按費無極之陷卻宛也豈不冤哉卻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卻氏以飲也鑿空造端締怨梯禍既勸以甲兵獻于常又從而讒之惟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臨哉善乎沈尹戌之言也曰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夫

人君之耳目本自聰明，讒人翳之，於是耳不得聞天下之利害，目不得覩天下之是非，塊然孤立，若聾聵然，斯語也，豈獨為無極設哉？古今讒人之害，此一語足以蔽之矣。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立，習戰射，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入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為人能卒，若耐，能首，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

與越平，其後吳王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眾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為言於吳王，而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為入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

臣語為亂矣。告其舍人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乃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革囊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臣按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未差也。欲專意于越而後齊金石之忠，著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宰嚭身為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子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語讒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為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嚭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于其

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蓋勞不怨，其常也。至于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或呼天以自怨。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祇所以為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亦必為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讒之讒，而遽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檢邪罔上之備

衛侯占夢。夢人求酒于大叔。僖子僖子太叔遺不

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而占夢。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臣按：大臣重任也。卜夢賤工也。以大臣之重而為賤工者，私求弗獲，假卜夢以傾之，足以知衛侯之不明也。其後漢孝武時，丘子明之屬以下筮射蠱，因公行誅恣意所為，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近世亦有郭天信之流，受賂薦入，至于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于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呼！戒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自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

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于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公曰：諾。然倉者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

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太夫

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臣按：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

說以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規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為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蓋真以臧倉之毀為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薄厚，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禮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辨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

也哉。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公孫開齊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無功不戰，進用也。戰而不死，曲桡而誅。曲桡，謂師不直前而敗。漢法，逆桡有誅。鄒忌以為然，乃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開乃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吉否？大事謂卜者出，因令人卜者驗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

臣按公孫開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詐其君而卜于市者哉？威王明主也，儻田忌出而與辨，其

事必直而鄙忌屈矣。何走之遽邪？夫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誣可以坐照。不然，未有不墮其欺者。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與顏聚代將，殺牧，廢尚。後五月，翦擊破趙，虜王遷。

臣按郭開受秦金而讒李牧，卒以亾趙。趙之讒邪嗜利之臣，然後敵間得行。兵法之所謂內

間也。人主不察，鮮不墮其機者。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音閑。習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諂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官大夫之讒遽怒而疏之。何耶。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俟其成以爲己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讒之于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媚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若其疾。免于讒賊之害乎。

漢武帝時顏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御史大夫張湯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及入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謂非毀也。時政也。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比則例也。言自是遂爲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誚諛取容矣。

臣按胡寅曰。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太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

奏以觀其言明試以考其功庶幾乎盡之而大
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今乃探其
心腹之隱而罪之夫人心難測甚于知天腹之
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
曰爾欲背君指廉士曰爾欲爲穿窬指義士曰
爾欲爲盜賊爾雖未言未爲吾知爾之心也然
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邪夫管蔡將叛周公不
知而張湯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吁
亦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信其于宰予曰
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

不立逆揆臆度之法後之人臣不幸有遭腹誹
之讒者明主其尚察之

漢武帝天漢末天漢年號也趙人江充爲趙敬肅王客得
罪于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察上
召充入見竒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
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
上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
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
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
師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疾太子甚愛之衛后及長仁怒所生及長仁怒
 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
 子皇后太子寵寢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每行幸以
 後事付太子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目也上亦無異有
 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
 反反音翻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羣臣寬厚
 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
 太子譽少而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
 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
 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

等常微伺太子過失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常
 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
 其貌有泣涕處而佯語笑上恠之微問知其情乃誅
 融是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女坐
 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
 忌更相告訐上怒所殺宮人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
 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
 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有隙
 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
 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使人入宮

掘地求蠱克云于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不
道當秦聞少傅石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
矯以節收捕克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
皇后與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
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
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之甚
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德計收捕充等自臨斬之
使舍人持節入宮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
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

心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
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
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
得出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太子
兵敗出亡東至胡憇泉鳩里王人家發覺吏圍捕太
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并遇害後吏民以
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
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大感悟召
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
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

克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臣按斥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于皇后太子寵寢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爲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于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次

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譖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于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宮人以媿之是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小人爲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它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乃常融之譖猶能微察其情爲之誅融蓋父子之情未盡隔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

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
使專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仇憾有素帝治巫
蠱之獄不屬之它人而屬之寃以傾險之人挾
仇憾之意則其致釐于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
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
然四者其事爾而本原實出于一心帝惟其多
欲也故寵嬖盛而糜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
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于方士巫覡
之說精神意慮久已昏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
之于于是妖言煽于外妖夢惑于內巫蠱之事由

兩多欲一而
外施仁義
聖此尤絕

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符朝
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
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以儆來者云

漢哀帝時中山王箕子中山國名有青病妖病也祖母

馮太后馮太后中山王母漢制諸侯王母祖母亦稱太后自養親數為禱祠

解解猶人言養謝也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謂者由素

狂易病所謂病風喪心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

擅去狀尚書官名責其何故擅去於其書于簿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

祝誣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

之因是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

大學新義 卷二十一 檢邪罔上之情

之受傅太后指証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乃
 飲藥自殺宜鄉侯參等死者十七人
參馬太后弟張中山王舅
 由以先告封侯史臣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
 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
 卒死于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
 而然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臣按張由祝詛之譖特欲以自解其將命擅去
 之罪耳使哀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大體者訊之
 則其誣立見矣而傅太后乃以宿怨諭意指以
 成其獄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

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二百君德不競
 而母后以私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
 者未幾傅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斯之謂矣班固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
 也。

漢安帝時楊震為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
 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
 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
 起園宅廬觀役費無數震數上疏切諫帝不平之而
 豐等皆側目
怨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請闕上書指

復用死望
之術

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誅
騰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對帝遣使
者收震印綬豐等復譖之詔遣還本部震行至城西
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吾家恩居上可疾姦臣狡
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
月因飲醜卒

臣按樊豐之讒楊震曰怨對亦猶石顯之讒蕭
望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形于事未露于言顯
與豐曷從知之亦何異張湯之譖顏異曰腹誹
也探腹心之隱而加人以曖昧之罪非遇至明

之主其誰能辨之然則其果難辨歟曰特患人
主無意耳儻有意焉何患其難辨曰爾之言彼
曰怨望以何事知之爾之言彼曰怨對以何事
知之為之有何迹觀之有何人則有無虛實亦
可以坐判矣猶聽訟焉彼曲也以何事而見其
曲彼直也以何事而見其直未有指心腹未形
者而所以蔽其辭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
不若無讒使為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
公聽並觀信任無所倚則魑魅孽於震霆雨雪
消於見睍雖有善為讒者且不敢為矣此人主

守約之方也

漢質帝即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固為太尉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肯共作飛章誣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罪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冀尋置毒以進帝崩固請立長君冀不從東免固殺之

臣按李固陪輔初政斥惡黨清濫官正其宜也而讒者乃以違矯舊政為言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論之于前矣必曰斥惡黨清濫官為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毋亦違堯之政邪自梁冀之黨以是諸固至我朝司馬光輔宣仁更王安石等所創新法而熙豐小人亦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興卒為宗社之禍吁可戒哉

以上論儉邪固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宋學士真德秀彙輯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檢邪罔上之情
 諂臣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宋學士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檢邪罔上之情

諂臣

晉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

不過
之入其
游何難
哉

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
特帝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
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
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
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
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
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若以重
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
逆耳今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太禮抑之以威權納
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

請張為勿
要亦易破

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
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
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
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統苟勗則附賈
充不克以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統等不知自媿乃
反加讒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
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為之動其實則誣善之
日對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
曹王類邪今至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揚珽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詔太司馬以為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憲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

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帝覽之大怒免志官粲等皆付廷尉科罪攸辭數日歐血薨初帝愛攸甚篤為荀馮等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益嘗受太后遺命俾友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而搖於荀勗馮統之一言何也蓋其為說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入武帝友愛之心於是轉為猜忍臣下雖百喙其能解

乎。又其說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既出，舉朝果爭，是乃益帝之疑，而實一人之說也。讒邪之徒，巧為鉤鍵，以固主意，豫設機穽，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晉之凶，由惠帝以昏庸主，罷賈后，以凶險作配，故也。而一人實主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勳莫如張華，而二人實傾之，故史臣譏其援陳均，以貳極，煽褒閹而偶震，最之力也。斃攸安賈，交勗雙張，心滔楚費，無極過踰晉伍，統之罪焉。可謂畧盡一人之情實矣。故併著之云。

晉惠帝愍懷太子遹愍懷，非賈后所生母曰，后母郭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侍中賈謐驕貴午謐皆后戚也，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謐譖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也。不如果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太子長子病，太子為禱祀求福，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不能舞，逼之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

其詞皆凶。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逆令不錄。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頴以為宜先檢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眾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尋殺之。常璩曰：「太子不為，又與賈后爭，則太子之賢，臣按賈謚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

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它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頴所請，繼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母則使婢竇為介書。既成，則偽為介

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一臣者非遇
仁祖之聖其得免乎

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讚之者曰

仁宗選

正為皇嗣襄嘗泚之也

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為言

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

先朝有偽為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

右

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偽况傳聞乎

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為諫書以

陷鄒浩世降俗未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

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為之况讒人之工

請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

於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

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

之見必遥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

常求拔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

性節儉不好聲色空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

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
 入慕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
 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譯言曰百
 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高齊
 也姓榭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
 於路琨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
 語使其妻兄鄭道益奏之帝以問琨琨與陸令萱皆
 曰實聞有之琨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
 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
 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

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
 死為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寔為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
 律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武帝賢能效
 職齊君昏暴高緯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
 於內祖琨以儉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
 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為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
 奮實深嫉之於是琨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
 寬之謠所以傾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
 傾末世常態而琨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

也。光死而周為之太赦。蓋曰莫予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歎哉。光之死。讒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畧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為千載之戒。

唐太宗即位。以魏徵為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一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同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

得

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謂人合往責。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所便也。故設為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蓄之。胸中不為辨白。則疑猜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任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

益大矣。然徵之在，雖直而左右之爲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爲盡善也。卽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畫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幸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遂良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踏所撰碑。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

情一生，讒者遽乘之而入，謂其錄諫藁以示史官，有賣已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爲之惑，於是停婚，化碑，而眷寵衰矣。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召遂良而質之，使誠有邪，遂良固不敢隱，若其無邪，遂良亦豈肯厚誣言者之虛實於是非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默不問，視昔者命溫彥博按驗之時，何其甚異也。使無它日征遠之悔，其尚得爲明主乎？帝末年征遠不能成功，甚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

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唐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璟相

臣按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益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恢諸笑謔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

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揚思勉以內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為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十年樂教俗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

唐穆宗時弘簡內臣之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得幸者稱以此取相位之慙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穽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為甚然此不獨近倖為然其於人少亦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太臣入侍禁中每因誰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為相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晉卿肅代時宰相肅宗未攝家宰粲其子也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

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為言太抵非實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掩者故但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為讒者無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喑鳴受禍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它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

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蔡等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為闇主也

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讒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非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聖君與後之欲聖讒說者其必以仁皇為法

唐敬宗初敬宗穆宗子也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

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非衣裴字也俗以腹

為天上有口被驅逐俗以口为天為吳字又長安城中有橫巨

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

名應度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

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天山而有二箭之誣也逢吉等乃用以為謗蓋度自憲宗時已與逢吉相為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

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歷三朝，度之勲德愈茂，而羣邪媚疾甚於仇讐。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誣之。逢吉權輿，姦險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字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即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凶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末亂吁來者，其尚鑒茲。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終

